



書興叙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士

生千百世之後欲尚論古人

進踪先王以經史名流以及



裨官小說靡不各涵精氣發  
皇於志林臚列之間是故拾  
隻字於深山則荒碑可珍侈  
名物于簡編則斷殘有味衍  
圖書於河雒則藏仁顯用趨

君避凶之道雖聖人亦韋編

三絕不知老之將至噫雜言

之矣夢巖劉寅翁與余筮仕

海上道同舟楫志合蘭蒸其

先世一傳再傳及翁之身已三

傳皆理學宗匠科第考法也  
先世遺書續祖百代抽寫性靈  
命曰書興蓋塾傳所自來也  
昔韓昌黎有操犖言之說卒  
能文起八代忠奪三軍士夫

夫於學問一途苟有確證即  
一言一行皆可動天地而欽  
鬼神嗣後濂洛閩閩各有語  
錄傳薪火於世衰道微之秋  
嘗觀六經畫矣胡為而有左

國胡為而有龍門西京而後  
代不乏人以至二陸三蘇言  
人々殊然摠歸於脩身盡性  
嘉言善行洗暮氣而發其朝  
古之人刀劍墮戶几杖盤盞  
往々羹牆見之寤寐以之果  
何焉耶讀司馬氏掇取鹽醬  
著為良史藏之名山亦猶衛  
水珠江瓦礫翡翠不則二十  
一史俱在又何必宮牆疊々

書典序  
愈出愈奇哉吾於書興之編  
蓋之復不置云

皆

崇禎庚辰歲孟夏河內通家

晚生沈加顯頓首拜撰



劉小石先生書興序



古四庫書不載說部說蓋子

政之遺派唐白樂天取陶家

瓠數十列度架上有所疏記

輒投之故六帖有分類而無

時代蓋士大夫負忠孝駿烈  
之性不克長依瑣闥齋油素  
而寂寞高寄于江城水郭紙  
窻竹屋間其歲月閒其綜覽  
博其思淵至而多感激其立

言瀆瀆森瀾而歸之和粹其  
旁采鬼神醫卜詼諧戲笑之  
言類臨菑侯之遇邯鄲淳而  
微言正論橫見側出斯爲說  
部之最上乘如先王父同藉

小石劉先生書與是也先生  
在仕途以介性通材迤迴特  
甚嘗出守雲間雲間士民至  
今歌思之顧以其騰蹕不及  
人而先世多名卿積異書交  
游皆數十年宿望夫以有倫  
有脊之理解宰其富有日新  
之學殖從容翻閱客坐耳受  
滴鉛注槩掌記盈冊安得不  
若是之洋洋纚纚耶樂天之



得箋六帖在于謫居江州分  
司東都彈雷琴倚醒酒石子  
政則以宗臣侍禁近矣目擊  
外戚煽禍彗孛呈妖封事日  
上拒同沃石憤懣莫訴爰著  
說苑小石先生嗣子政遙遙  
之徽歷落浮沉殆有甚于樂  
天所幸當

神宗皇帝重熙全盛之會昌言  
不諱無所窘其才幅以讓能

于古人是先生之學識不異  
兩公而享太平之化日縱筆  
墨之樂事抑亦先人與先生  
所尤擅也先生有嗣夢巖世  
叔督餉三吳予脩子姪禮夢  
巖逡避不肯當而示以先生  
斯刻俾之序夫夢巖爲令廉

卓爲部使者盡瘁彌甚此亦  
書興之後集可六書不一書  
者豈若案之沉痾坐廢而况

先人所輯續憲章錄貧未克  
授梓不逮夢巖之表章先烈  
是又予之所掩卷忙然而三  
歎也

癸未七月十日年家晚生武

進薛案述



書興自序

劉生曰余卧病在床理  
當靜攝第多事固足以  
損神而一無事終日  
鬱坐亦非所以善養也



今置一帙於身右隨意  
漫書或述所聞或寫已  
見或閱古有會意者興  
到即書不論其辭之工  
拙事之巨細適興而已

因命之曰書興病中假  
以自遣即病愈亦以自  
課庶書久成帙帙多成  
部不時展看足博一咲  
較之無所用心者不曰

猶賢乎哉

者

萬曆甲辰新正十有一

日小石主人自序



書興序

余聞東漢氣節西晉風流蘊藉世見其

一言一動不問而知為清逸標格德範

家聲茲牧黃接壤蓬萊獲侍教於

寅友劉夢巖側欽沐其波潤風餘儼然

大家模範飄然潘花高鳧儂才也知

有所紹聞衣冠者徐出其

先世遺編書與示余正襟莊誦第見筆嘲  
風月字挾冰霜濶千秋之眼孔鳴萬籟  
於毫端逖稽往古節取近日卧遊於諸  
子百家議不必自己出一經品題都成  
雀致語不肯經人道信手拈來頭上皆

是案有可翻不憚掀倒壚灶景有可會  
何須自寄籬落用成語以輸寫性靈借  
傍引以發揮理道探囊丘索抽緒繭絲  
天池古今人物悉包括於中令讀之者  
可歌可舞欲笑欲泣其漆園之寓也耶  
穎門之嘯也耶其江畔之行吟也耶爰

寅友之

祖父孫蟬聯三世科名仕為茂宰其

尊人中已丑甲榜有公輔器而未竟厥施  
崇陰滿地正氣干霄不詭隨於時趨務  
求得其在我讀書論世恒尚友於千古  
笑傲睥睨直推倒夫一世談言微中點

墨成蠅頭養藥石塵紛針砭辭之二乘  
開權僂揅點悟至其說理精微根據經  
傳即文章即性道又依然詩之以興易  
之卦畫春秋之褒貶筆削家法也奚囊  
集滿手錄成帙所謂東漢之氣節西晉  
之風流一代是編備美而無盡洵王謝



青檀舊物太丘之世德手澤於余忝寅  
誼而遵承屬序與有心者共開其襟懷  
眉目云爾

省

崇禎歲在庚辰夏四月關中通家治晚

生任中麟頓首拜



書典 卷之上

雲卧衣裳冷

恒山劉有餘小石著

門人韓一良

梁維樞校

男邦勳

孫宏譽

宏聲

宏勳輯

昔中玄高相公未總角時與一同伴生讀書

舍其師之友出句與對曰簷前小雀喧晴曉  
同伴生對曰塞外孤鴻唳暮秋高徐對曰架  
上金雞報早晨其後同伴生舉於鄉任邊方  
府貳高位至首揆對蓋其識云

昔外國使臣經遊西湖題詩曰昔年曾見畫湖  
圖不意中華有此湖今日得從湖上過畫工  
猶欠着功夫使臣之見固爲坐井觀天乃其  
詩思亦自纖巧

余初爲縣令時有某上司指教余曰凡遇上司  
經過卽其廁處亦當親身點簡余出告一同  
年彼亦深然其言余固心鄙之以爲朝廷置  
立縣官豈爲上司理廁處哉此余之官所以  
不及所以貧某上司及此同年所以日躋華  
廡也

元峯袁相公爲諸生時以元魁自許而貌不甚  
揚其友藐之出聯曰鯢頭那見生龍角袁應  
聲曰狗口何曾吐象牙此天下才也豈以貌  
哉其友自取弊耳

甲申除夜掌教鄧先生夢順天送公文到開看  
乃黜退余文書也夢中甚惜之及覺喜曰黜  
退者出學也劉生今秋其得雋乎既而果然  
雲間陸學士謂凡處人已之間事之可否以理  
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如魏沈介以舟  
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塩以易粟姚命  
覆塩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晉王脩  
齡貧乏陶範以一缸米遺之却曰王脩齡雖  
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此皆以氣  
加之者也

先大人任寧武時一書辦晚入廁被鬼崇以上  
掩其口倒地其伴覺之抬入室去其土神志  
癡呆者十餘日後數月竟自縊蓋此人命合  
自縊腸氣已微是以鬼崇因而侮之理或然  
也

腸已

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  
曰氏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傷於讒矣盍  
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恒之後也

則言婉而意已至亦保身之道也

余已丑場中筆管忽響隱隱如爆竹聲心異之  
場畢歸投宿馬頭店日方晡因錄場中文筆  
復響如前既而登第蓋吉兆也余一第之後  
莫非拂意之境而筆乃爲之報吉者豈士人  
得題名金榜其事固匪細歟

凡山川草木真境現前觸目無限而好事者務  
飾假以擬真如山川畫圖人物草木髣髴形  
似抄繪素間者謂之逼真不惜金購藏之什

襲蘇樂城有言所貴抄畫者爲其似也似猶  
可貴况其真者乎老坡深然其言

卞和泣玉而再刖其足大失處玉之道矣王之  
貴也正以識之難也奚泣而自令刖爲夫其  
再刖而泣時已無足可刖矣是以楚王剖而  
識之非真能識玉也向使和而足有三也其  
不至爲刖馮也者幾希

昔人作燈籠破題用論語小註繇乎中以應乎  
外制其外以養其中二句亦甚恰當

書與  
蘇東坡有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知進而不知退者讀此可  
猛省矣

先大人已未場畢時其同會四人約曰今夜揭榜未必皆中中者當設一席以候不中者及榜出彼三人皆登第惟大人落第焉方過午而候東至矣家人爲大人難之大人曰何傷乎卽時命駕盡興而歸中者服其雅量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

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  
餓鴟叫平澤中逐羣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  
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  
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  
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  
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曹景宗以未遇爲頓境既貴及若有所不堪  
蓋達觀於世界之外者

司馬徽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婦

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容君之意乎徽曰如卿言亦復佳夫徽素有知人之明龐德公謂爲冰鑑豈賢否之不素定哉過於畏慎不欲議人之長短耳

李白詩曰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此白寄嘆之詞耳君子寧爲白雪而寡和亦奚取於巴人之數千也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士大夫晚年固不可惑異教但不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少病與僧結社則塵緣滅息亦可省事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者是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慨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塚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

書與  
余昔論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  
燕國之城社先人之廬塚悲心更激燕人惑  
於是非而失其哀樂之正如此要之誰人者  
可恨也

昔晉中開府王公未第時夢一人持小錄至已  
之姓名經書俱是惟不書學生書軍生則心  
識之未有解也後撫晉遇虜破石州得謫戍  
乃知前夢兆此矣

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  
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若能每事思忍則  
悔吝消於今日福報顯於將來

楊景明先生云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  
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  
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此語豈特可以  
養生哉卽躋賢聖亦不過是矣

身中六賊惟眼最隳防六賊亦惟眼爲最難盖  
目中一見可欲則心君奔逸馳驟不可復制  
善隄防者必於此處着力方有根柢陰符經

云機在目仲尼序克復首曰非禮勿視心經  
序眼耳鼻舌身言亦以眼爲先皆謂此也

昔華州一秀才向一羽客推筭已命羽客判曰  
八字平舖仔細看乙卯必定中三三前後三  
三一担擔擔上三三難換肩後乙卯科果中  
三十三名閩中例中六十五名是前後數之  
皆三三也及冬卽遇地震之變難換肩之句  
驗矣羽客蓋仙客者流哉

辛巳年蘓州有錢生者死已半歲神附其僕言  
動若平生與其妻子語皆往事人不及知者  
妻子神之一日欲與妻叙歡妻拒之曰汝心  
神雖夫身則僕也不可以犯主母乃已又一  
日與人曰適在帝王廟前見張相公荷校而  
立鬼卒牽之欲進聽鞫審時江陵方盛聞者  
皆駭懼而走後數月其神乃歇蠢然故僕也  
明年六月江陵死

顧郎中良材吳人也在金陵時常奉一箕每夜  
降書以爲常一日問今歲東宮立不書曰此



國家大事予不知也問汝爲誰曰鬼也問何爲來此曰借燈燭之光且親人氣耳問鬼亦樂乎曰俯仰無累云何不樂第遭公詰問則又何樂之有

赫登甫甲戌春試畢頭痛不可忍一夜腦後骨突起三分許以手捫之稜稜若雙角亡何放榜得奏名待對後授蘓州司理至庚辰春頭又痛腦後骨又起未幾徵拜侍御史人之升沉固有定分人力豈得而與之

長州馬公文昇初仕時宿一郵亭中夜有老狐爲女子蠱之公佯與飲醉而擒之狐醒乞哀於公公曰爾何能曰能前知公曰知吾所終乎曰老馬怕漆渠耳釋之不知所謂後公累官大司馬冢宰功名震世忌者嗾御史何天衢中以浮言遂去位

蔣吏部遵箴其祖爲諸生時夜讀書屋中忽有叩扉聲啓戶一女孺請薦枕公納之臨去問其姓氏女不答但曰吾卯年卯月卯日卯時

生也久之其妻歿公遊學千里外館穀者以  
公無室入憇憇爲續絃求得某氏女儼然書  
屋中女子也公異之問其生卯年卯月卯日  
卯時也問曾到全州否曰吾幼處閨門何得  
飛身至千里外公曰某年入吾書屋與吾同  
宿者非汝乎女子恍然曰然吾曾夢遊其處  
耳公乃知前日乃其神交也情好愈篤後生  
吏部父叔數人至有今日姻之前定如此  
趙郎中世卿歷城人初在南曹上書言五事俱

有所諷首云賈誼在漢文時痛哭流涕議者  
以爲通達國體以臣觀之可爲大笑云云當  
路銜之出爲荆府長史荆王國長沙時謂誼  
一哭而得長沙王傳公一笑而得長沙王傳

平湖縣外有觀音庵其像剝落有一商攜金

過

解橐施一金爲飾其像群僧利其餘金夜醉  
以酒逼令自絞商泣而從之遷延至夜半乃  
自絞時有邏卒過其庵後見一婦携燈出汲  
疑其姦戮也尾之其婦入門不見排闥索之

乃見自絞者解懸得獲言其故衆遂縛僧詣  
縣置於理焉人皆以爲神明之報

隆慶戊辰山西男子李良兩年二十許娶妻數  
載矣以反目故出宿於外與里中白某同卧  
起忽一日腹痛不止遂變爲女子無何天癸  
至白某乃通之遂爲女子妝爲室家計其兄  
知之自於縣官縣官疑其本非男子也追其  
妻詰之不妄乃上其事

清水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  
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柝柝曰但安之必無  
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柝柝曰但  
安之必無入更賣又必無不贖

乙酉秋中州旱尉氏縣有神憑人言是閔侯齋  
人問雨期曰縣東有黑姬祠今方爲厲故旱  
焚之乃可得雨衆信之鳩衆數十百人往焚  
其祠而祠頗壯麗土人謂爲天仙廟不肯焚  
聚衆守之欲焚者往白其令涂用賓用賓諭  
之不去因曰焚之不汝禁若無雨當爲鼎建

書與  
耳衆躍然去夜實薪祠中燄火爲灰燼矣明日雨大澍二旬不止遠邇霑足然不知其何鬼也

安陽郭相布衣時與一士子相友善罷相後啗者屢錯戶外其人獨不公知其貧媿不欲來也乃使人強之其人老且億矣戴臆顏恰敞緼以來公謂曰故人何棄絕若是語聞問及兒女答曰老夫無依止有弱女耳公乃呼其幼子出拜命爲翁婿其人辭以貧公曰毋資以百金使爲具乃卜吉納六禮焉一時喧傳以爲古今所未有

昔人以酒爲醉鄉以閨房爲軟温鄉以任官爲帝鄉謂之鄉者正言處之甚易去之甚難情所易溺故耳然麪蕪腐腸粉黛伐性孤犢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北山其謂之何情之所在雖聖人不能絕在領之而已如彭澤之賦歸來宋王之賦襄王康節之詠激醜涉而不存亦何害於情之正

世間人中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媒身晚歲成何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墜雙眉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甚易而不至顛倒者幾何人哉

海瑞以乙科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有鄒元標者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餽四五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其矯如此

馬中丞文熾巡塩兩淮駐廣陵署中夜有女子自稱某上真夫人求薦枕馬辭謝不能遂狎之已而日相黶弗遂匿焉頗苦之爲拒絕狀無何索印其櫃中則亡矣馬不知所爲女子大笑蓋竊而移置他所矣遜謝久之乃還其印馬少拂其意輒移易其衣物不在故處久

之馬大困憊疏上請告遣奏差者賫奏去行  
數日原疏仍在其几上馬知是乃所爲也治  
嘆而已奏差者中途簡其疏不得歸白請罪  
馬原之無如乃何後移駐他府馳疏告歸竟  
亦無他虞也

帝王氣象不同其詩辭亦自別唐宣宗微時與  
黃蘖禪師觀瀑布黃得一聯云千巖萬壑不  
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  
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宋太祖因唐使  
徐鉉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大笑曰寒士語耳  
吾微時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日出有  
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  
大驚服我

太祖微時夜卧僧寺詩曰天爲羅帳地爲毡日  
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  
社稷穿尤有包括宇宙氣象帝王自有定分  
於此見矣

郎中徐姓者夢神人携一竹藍鼻視徐曰形相

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劓其鼻安一鼻神笑曰  
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周  
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柰  
貌陋何請爲作帝王鬚數日邂逅一相士將  
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後果拜相華亭徐  
公傳臚第三時夢呂仙將一具仙骨盡換其  
骨去醒猶隱隱知痛既而官至元輔此皆夢  
寐之間換易肢體大奇事也

太祖高皇帝經營帝業時一夜投宿一寺僧人  
叩其姓氏不止乃題詩壁上曰殺盡江南數  
萬兵腰間寶劍血痕腥愚僧不識真天子只  
管怵怵問姓名後帝業成經過其寺見詩已  
被削去怒縛僧曰還我一詩赦若罪僧跪吟  
曰御筆題詩不可留留詩恐惹鬼神愁曾將  
法水輕輕洗尚有虹光貫斗牛乃赦之  
太祖詠黃菊詩云衆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  
衆花殺昨與秋風戰幾場滿身都是黃金甲  
其氣象自是迥異

邢諫議守庭賃住京師見言某隅有鬼白晝形見邢曰見當白我他日來白邢趨視之果見一物鬣頭赭衣自腰以下裸而跣撮如而步見邢來有退縮狀邢進步逼之其物遂退至墻角下縮入地內邢故撒溺其處聞地中有慨嘆聲邢因與約曰吾儻居此房不知有汝誠恩汝約一月當遷居鬼遂不再見邢因循不果遷滿一月則又出盤散於庭矣邢自責爽約遽儻他居而去然亦無他

楊中丞時泰真定人爲諸生時素以膽氣稱同會衆友謂曰西門城樓人謂有鬼汝敢獨宿乎我等當治一東楊不懼也夜往宿焉亡何群鬼環戶外相戒曰楊都堂在內勿擾也楊聞之胆益壯安寢至明乃去衆友見問曰有鬼不楊故曰樓高涼爽安寢一夜焉得鬼也衆信之至夜共宿其上移時鬼復環戶外相謂曰非楊都堂是某教官某教官耳因亂擲瓦礫於樓內衆驚怖趨下乃知功名各有定



分鬼亦有能前知者

亦福薄之謂可

范益精於脉藥仕元爲都醫官有老嫗請往西山治疾范以老辭老嫗携病女至皆少女也范胗之曰何以俱非人瓜嫗吐實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故來求救耳范曰濟物無心也固不爾拒然禁城中萬神呵護爾醜類安得到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洲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故吾輩不妨出入是時

尚皇帝已龍潛淮右云觀此則王畿所在神明呵護妖類固不敢蟠據也

辛巳初夏商文宗考試真定先一月府庠有周生者自村來城忽見路旁一人市酒素未嘗識面也讓飲意甚堅懇周力辭之方得脫後商文宗到儼然前日路旁讓飲人也三日下學命講周以不稱蒙責試畢月餘竟病死

劉中丞真定人蒙童時從師城隍廟旁廡中因嘗持書坐正殿門限上讀之一夜守廟者夢

神謂曰劉家學生可勿令坐此門限上彼來  
我當起立不得安坐且妨出人甚不便也明  
日守廟者諭令勿往且心知其爲貴人也後  
劉歷官僉都御史總憲北臺

晁文元公曰但凡順違二境俱爲纏縛順則生  
愛結細業而難解違則生憎結粗業而易解  
有大智力方能擺脫之也忘自身之至親營  
他事之至重狗不急之多欲踐不測之畏途  
非智眼觀焉能洞見

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胃次有詩句云我無奈  
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  
夫如是則造化陰陽不足爲休戚而况時情  
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蘓州俞司寇仕朝三歲時患頷腫疾醫莫能療  
公之考克和夢一老謂曰吾與汝兒換虎頷  
骨故腫耳勿藥當自瘥克和因不迎醫腫亦  
自消公長登永樂乙未進士至丙寅晉大理  
寺卿金臺有一寓僧善相公褻服往求相僧

曰相公之面與身俱不見貴獨有虎頰骨所以貴耳當位三公必過一大難方享壽考後公果拜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因少保于公譏事連坐而有遼東之役踰八年事始昭雪赦歸田里卒年八十有二夢與相皆驗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入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

枕石脚踰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踰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得自是微行稍稀

鎮江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瘥然一雀莫減也范買雀如數養之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

殘物命至百吾不忍也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瘥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衽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咏羽毛分明不減刻畫冥道蓋以此示放雀之報云

長洲趙珙有嬖妾其正室妬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間私通後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蓋容

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耳今有於日月雷電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多有形怪異如趙妾事率歸之妖禍或以爲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楊裁菴侍郎督學南畿大有日力士一經品題無不高占者其考試蘓州畢閉門閱卷忽得瞿昆湖文大喜曰何物秀才如此佳哉卽時調拆號簿呼瞿至許曰子天下才也會元必矣仍榜其文於大門外批曰此文可爲士子

書與  
三  
矜式後瞿果爲甲辰會元

余岳翁楊中丞亦矚目力其知冀州時進諸生  
取李姓者爲首次卽李業師也某教官意請  
更之翁不可李果中式及知西安彼時府庠  
中式六人皆其前列無出一等者後撫晉閱  
司馬斯文喜曰此子解晉陽士當無疑明年  
癸酉翁已致政歸田間客有過訪者曰適得  
晉賢書欲公觀不翁曰榜首得非司馬氏乎客  
曰適忘之矣取贖書來共觀之榜首果司馬

氏

庚辰春闈孫太史繼臯以壁經克同考試既入  
簾同事者相謂曰今科本經有魏顧二人與  
試文必大佳取得他可矚隻目矣彼時北解  
魏克中南解顧憲成大負時望故云及填榜  
魏名占第三卽孫本房卷首顧中二十名卽  
孫次卷一時矚隻目云

時情物態奔勢競利常理必爾不當訝之譬如  
祁寒附炎盛暑蔭樾人之所趨其可已乎

白樂天有詩其末句云窮通不繇已。惟戚不繇天。天命卽無柰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繇已者。省躬諒非難。勿問繇天者。天高難與言。晁文元公擬之作八句云。順逆不繇已。喜怒不繇他。他卽無柰何。已可存太和。且務繇已者。克已諒非多。勿貴繇他者。他心是我魔。

列子謂人之身形性命皆非已有。乃是天地委積和氣而生。莊子謂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錙。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於造化中。偶得爲人。輒自矜而有我。造化必以爲不祥之人。更若計我。我所滋蔓無已。一切外物。遠諸權利。皆爲已有。豈非重叠不祥乎。

樂天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晁文元擬之作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卽老。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

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夫一真是道。萬物皆空。道勝於內。則內無所罣。物空於外。則外無可欲。故至人所得。惟在乎灌頂沃心。不在乎娛耳悅目。

四明陳桎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屬筆之頃。雷忽震。胤厲聲曰。老天雖擊。桎之臂亦不改矣。後桎晝寢。夢被引入一所。壯麗如王者。居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迺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耶。桎知爲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卽殺臣。不可易也。王者俛首。桎因驚寤。洪武中。桎爲起居注。坐法死。臨刑。上曰。吾特爲宋祖雪憤矣。

余令安丘時。進諸生閱卷甫畢。掌教楊先生國華有事入謁。因問曰。閱卷完乎。余曰。完矣。問首二卷何經。余曰。皆春秋。楊曰。首必應龍馬。生次必文炫張生也。余問二生素曰。若何。楊

日馬父負重望。然近年少挫。張固佳士。第素未占高等耳。余曰：首卷文甚雄古。次卷文尤利場屋。楊曰：何不易。次爲首乎。余曰：首卷大才。尋常高第不可易也。次年學臺李霖寰公考試青州。拆號先一日。張生錄其試文呈余。而楊先生適至。余因曰：以此文安得不占高等。耶。明日案出馬第一。張第二。與余考相同。後馬卯辰連捷。魁名張中。甲午鄉試。戊戌進士。

余補任澄城考試諸生。無所稱許。諸生謂余爲甲科眼目空。或有訕爲肉眼者。及考童生。有韓生一良。筆力踈爽。余特勉之。後詢之士夫曰：韓生平日若何。皆曰：是子方學行文耳。亦似有。不滿意。謂余評文未當也。迨今經庚子癸卯兩鄉試矣。而澄城中武者。惟韓一人。京師姚生爲錦衣指揮。門達館客。詩文尾用私印。曰錦衣西席。吳江甘驛丞。蜀人也。內翰江東之婿。亦有私印云翰林東坦。彼時傳爲的。



對

鐵冠道人張景和道術甚高。人不能測。謁

太祖於滁陽軍門。預言上受命之期。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番陽之戰。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張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爲之力戰。請爲祭文。使死囚持往哭之。以奪彼衆氣。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初武寧王徐爲列將時。張謂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

官當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徐果以五十四而薨。張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王携酒訪之。張野服出迎。王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屣。屣迎賓。足下無禮。張指王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王未喻其旨。相與一咲。而罷。後王竟以謀逆伏誅。張居都下數年。一日無故投大中橋水死。上命求其屍。不得已。而潼關守吏奏云。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

水日也自是不復見矣

艾子遊於郊弟子通執二子從焉渴甚使執子乞漿於田舍有老父映門觀書執子揖而請老父指卷中真字問曰識此字餽汝漿執子曰真字也父怒不與執子反以告艾子曰執也未達通也當往通子見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八兩字也父喜出家釀之羹者與之艾子飲而甘之曰通也智哉使復如執之認真一勺水吾將不得吞矣

世有絕對如烟鎖池塘柳句如東棘爲薪截斷劈開成四束句又有一士人晝寢書屋中被兩鶯啼屋角驚覺因作聯曰鶯鶯叫一聲驚醒君睡句皆未有對書之以俟能對者

余年十七八時與同師學者四生言及箕仙事一生日是不難某書刻有符呪試爲之當知不妄也後共至一生家設香案於靜室中符呪畢扶箕即動書有絕句句後書呂仙至四生各問功名事皆有絕句大率句不甚工皆

含糊勉勵之語。一生因謂曰：四生請問功名。大仙不肯明言。豈皆無成耶？箕對曰：四子一朱衣。一生曰：適有一對。請大仙對之。耿家女髮插榴花。耳邊有火。箕即書曰：張果老手中擎弩。長者持弓。又一生曰：果老仙不可以對女子。請大仙再對之。箕又即對曰：松宰相自倚欄杆木畔生。公隨書回字。後四生惟余登第。或是一朱衣之應。獨其詩聯敏捷。雖不工。俱有意致。蓋亦仙流之亞歟。

昔一撫臺巡歷某郡。觀其山河之勝。喜作聯云：山腰水帶樹排鎗。河弓石彈未得對。句三日視學。因述前對。令諸生對之。諸生無有荅者。一昇卒前跪曰：小人有對。雷鼓電旗雲走馬。兩箭風刀撫臺大竒之。曰：有此何至爲昇卒乎？荅曰：小人亦嘗讀書。爲饑寒故不得已。就此耳。撫臺因令有司月給米薪。俾其卒業。學舍中後登科甲。爲名公卿。

權利是外貪愛。若不能鑒戒而知止足。則不免

事有變衰之禍患恩情是由貪愛若不能覺  
了而求出離則不免身有化生之輪環迷悟  
兩端有直有枉迷則天壤悟則反掌

人心境清淨卽是佛國淨土心境濁亂卽是魔  
國穢土捨此外求非真智矣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邪許聲以問左右曰  
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  
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  
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

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  
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  
其後家生計日長不數歲藏錢百萬果撤屋  
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令出敕虎  
賁奪冀劔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蕭然  
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  
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  
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  
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  
公微使人從容問之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家  
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李繪爲高陽內使崔謨恃勢乞麋角鴿羽繪荅  
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  
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遠事佞人

李宓常曰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  
無彼此於人也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之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  
識當自引避不宜節儉以自取名

常渙兄溫與中丞高元祐友善溫請用渙爲御  
史一日謂渙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  
得御史知不荅溫曰高君端不可輕渙曰  
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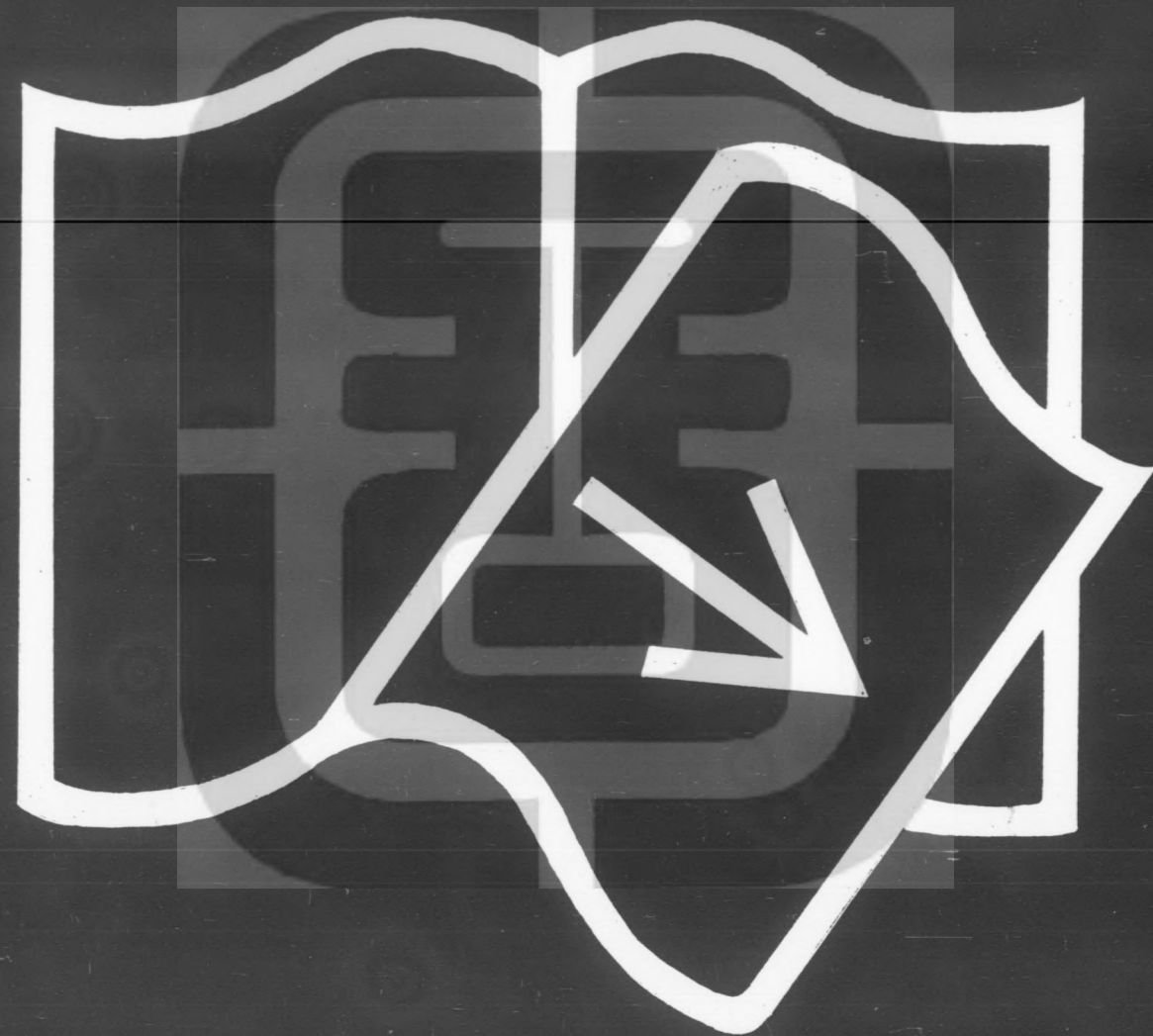
張儉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

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  
忍執之乎欽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  
足下何如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  
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  
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  
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  
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嘆服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遽合惡  
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  
饋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  
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  
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  
王嘆服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於內公諭  
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  
佞人惠卿深銜之



原件短缺

昔順天府庠生數人偶同至某齋謁某先生坐  
定先生遍問號以次問及尹生者身甚短荅  
曰慎齋一生戲謂曰尊號慎齋得非魯欲使  
慎子爲將軍之慎字乎先生及諸生皆絕倒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  
當繇徐常待來徐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  
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耐致於公同舍  
生因公之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簡漆因  
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  
之餘宜以周宗族若曹尊吾言毋以爲慮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  
屐耶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  
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  
之故人公笑不休會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  
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  
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



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  
獻之其君矣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知如九牛毛寧有此  
乎譚對曰昔許繇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  
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聞者  
稱善

辛京杲以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  
役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  
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

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長興楊復初有敏才爲士子時迎提學於闕外  
未至伺於土地堂中戲取桮筴祝曰提學即  
至當賜勝兆一擲而筴落於梁上不可取即  
以聖書神象背云發武林驛擺站是夜神見  
夢於提學云公所轄士黥吾背發爲驛夫幸  
公一言免之明日以詰諸生復愧謝叱令洗  
去是夕又夢神來謝因問此生一少年神何  
畏之如此神曰此人他日大理少卿也後登

弟累官果貳棘寺

趙德明求糧百萬斛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  
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  
文正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  
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  
廷有人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宦官  
監軍主帥不得專制請罷之仁宗以問呂文  
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  
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  
何繇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称  
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乞罷  
諸監軍宦者

楚荆王時有醜不死之藥於王者謁者操以入  
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怒使人殺中射之士士使人說曰臣問謁者  
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  
者也且容醜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

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魏王謂鄭君曰始梁鄭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謀所以對魏者鄭公子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敝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齊人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將殺子剖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以寸絕吏恐而赦之

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張浩曰自

者一富  
星生一  
石張  
子一死  
危  
婚曰  
家產  
子授  
某子長  
成無  
宗

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主曰誰歟  
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  
始皇事遂寢

張詠知杭州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  
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  
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  
詣府詠閱之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  
以此屬子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  
與壻而子與七

